



母亲的筐箩

刘杰(甘肃)

放假回到老家,闲来无事,随意翻整旧物。在母亲曾经睡过的那盘土炕的木箱上,一只柳条编的针线筐箩孤独地坚守在那里。我轻轻地端过筐箩,虽然多年的尘土积了一钱厚,但是那熟悉的感觉依然亲切温馨,宛如昨日。

早先母亲是没有针线筐箩的,剪刀、顶针、锥子、针线之类的物什没有固定居所,加上我们兄弟姊妹多且顽皮,顺手拿起,随手丢放。母亲要用针线或者剪刀时,找寻不到,很是恼火,不止一次地责怪过我们,并抱怨父亲粗心大意,因为母亲不止一次地流露出想要一个针线筐箩的愿望——村子里的王姨就有一个细竹蔑编制的针线筐箩,母亲很是羡慕,但是买那样的一个筐箩,差不多要两块钱呢,对一个日子困窘的农村家庭而言,无异于一件奢侈品。

大概在我五岁那年,几个甘谷人到关山里割柳条编簸箕,其中一个人借住在我家。临走前一天,那人用大半天时间给母亲编制了一只柳条筐箩,比王姨的那个更好看更结实,那甘谷人说他在我家吃住了五六天,只给了三块钱,实在是少了点,就编个小筐箩补偿吧。母亲当然高兴极了,她的针头线脑终于有了居所。

打开筐箩,那把王麻子剪刀在最上面静静躺着,打我记事起它就在母亲手里,看似貌不惊人的剪刀,在母亲的手里出神入化,不仅给我们剪裁合身的衣服,还缝鞋底子、鞋帮子,更令人惊喜的是,母亲还会用它剪出栩栩如生的窗花呢!为了不硌手,母亲在手柄处缠上了布条,原本是粉红色的华达呢,经过几十年岁月的打磨,早已不辨颜色,可是手握著,依然觉得绵软舒适。旁边那枚银色的顶针,上面的凹坑几乎磨平了,那该是经历了多少次缝纫啊!还有锥子,把是李子木的,经过母亲数十年的摩挲和汗水浸渍,呈现出温润的褐红色,母亲用这把锥子给我们缝了多少双鞋,我没有做过统计,但夜深人静的时候,母亲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用锥子、粗针、麻绳缝鞋的情景历历在目,七个孩子的鞋,全靠她熬更守夜地赶制。

拿开剪刀、顶针、锥子,一个绣有鸳鸯戏水图案的针囊露了出来,那是母亲的嫁妆,里面插着大针小针绣花针。母亲就是用这些针,为我们缝制了一件又一件衣裳。虽然那时候穿衣裳是“新三年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,但母亲用她灵巧的手,不但给我们缝制出了妥帖合身的新衣裳,就是一块补疤也能恰到好处,不显别扭。冬闲时节,母亲还会用绣花针在绷子上绣枕头皮和鞋垫,我家大大小小十来个枕头,上面的图案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绣出来的。除此之外,筐箩里还有各色布头。母亲曾用这些布头为我们做鞋垫,还给小弟做过一件夹背心,那由各色布头拼缀而成的背心,当年招惹了多少羡慕的目光啊!

往事如烟,并未散去。在那艰难的日子里,母亲靠着她的聪慧和灵巧,也靠着这个筐箩里的物什,供应了一家九口人的穿戴,使我们鲜有窘相,引得乡邻赞叹,这是多么了不起啊!

我轻轻地拭去筐箩里外的灰尘,然后装进提兜——我要把它带回家去,借以重温温馨的母爱。掐指一算,母亲逝去已十四年了。

在乡村,若运气不好,手艺人会碰上恼火的事:木匠,收拾木料时出现节疤;石匠,开石山时炸药不响;泥瓦匠,晾瓦还时突然下雨;挂面的人,除了担心天气,还很讨厌鸡。

为啥呢?鸡这东西,个子虽小,却胆肥心大,不管你晾晒什么粮食,它都要来吃两嘴,比麻雀还厚脸皮。晾晒挂面,人正屋里屋外跑个不停,它看准时机,上去就是一嘴壳子,一扯一拉,一大截面条就被它拖走了。吃点没啥,关键是破坏了挂面的形。

没有比晾晒的挂面更好看的了。晒面架矗立在石板院坝里,高高的架子上横插着许多挂面杆,如丝如缕的面条,依著杆子纷披垂拂,既像瀑布从高处流泻而下,又像刚洗了头的女人披散着发等风干,一时间,整个院子顿时生动起来。几十根杆子,齐刷刷地擎起数不清的白色线条,

蔚为壮观,太阳正好时,那些架子和杆子的影子映在面条上,如银丝屏风上的深色花纹,风吹影动,满院子的麦香。这样好看的东西,被鸡啄去一截,何等煞风景!不要说挂面的人,就是旁观者,也忍不住义愤填膺地拖过一根竹竿,冲上去把鸡赶得连跑带飞、咯咯大叫,直将其远远地赶进屋后竹林里才罢手。

挂面,吃来轻省,做起来费力。挂一架面,要经过十几道工序,道道工序都有讲究。比如看似最简单的兑盐水,里头学问却不小,盐放多了,挂出去的面像稀泥,一根根直往地上掉;盐放少了,面拉不开,或一拉就断。盐多,盐少,面条吃起来都没嚼劲。再比如和面,倒一点面粉,洒一点盐水,拌匀,再倒再洒再拌,拌好了面,要反反复复地揉呀压呀,直到有气泡出现。哪怕最冷的大冬天里,不一会儿,和面人的脑门上都会渗出细密的

汗珠子,脸也是红的。他不得空,就抬起沾满雪白面粉的手,用袖子去擦汗。一个人忙活一天,最多只能挂出几十斤面条。

在老家,挂面主要用来送人情。特别是吃满月酒,没有不送挂面的。你走在山路上,突然碰见一队衣着光鲜的妇女和孩子,手上提着腊猪脚杆、鸡蛋、挂面,一路喜气洋洋,那多半是去看月母子(坐月子的妇女)吃满月酒的。平素家中来客,如果时间仓促,煮一碗挂面,里面卧几个荷包蛋,那也是拿得出手的。

在乡下,做家具的叫木匠,编晒席的叫篾匠,打石头的叫石匠,唯独这挂面的,却不叫挂面匠。老家人要挂面,就说:“走,去找个挂面的来。”就是那挂面挂得好的,他好像也不认为自己是是个什么匠人。你当面叫他某师傅,他会答应,你若叫他一声某挂面匠,他保管愕然。哎!四个字的不好喊,那

就叫某面匠如何?更不对头!面匠面匠,啥子意思?那岂不是还有米匠、油匠、豆匠……

我知道一个挂面的。这人额头高而亮,竟还是个六十年代的高中生。你和他一说话,就晓得他是念过不少书的。懂得政策,知道掌故,说得出口言俗语,还谙熟农村红白喜事。有一回,他来我们院子里挂面,那时我才上初一。他的动作熟练而轻快,手不停,脚不停,嘴也不停,围观的大人小孩时不时爆发出笑声。

他忙活了一天,院子里热闹了一天。等挂好最后一杆面,他松了口气,站在旁边微微仰头欣赏自己的作品。阳光把院子填得满满当当的,微风吹来,细细的面条颤动不已。他对着满架挂面,虚起眼,一字一顿地说:“万条垂下银丝绦!”咦?不是绿丝绦吗?我正想质疑,看见那光影中的万千根挂面,又觉得实在贴切。

上希望之旅,走向春意盎然的南北东西,走进浮光跃金的大千世界,播种自己心底的希望。

随着犁铧的行进,弥散在心灵的这头和那头,柔润愉悦着现代人渐渐板结硬化的情感。

雅致之季

晓蔚

春是美的象征。那迷人的和煦的风最让人心动,在它的吹拂下,冰雪融化了,花儿开了,绿意盎然了。

春的绿原,像一首动人的诗,抑扬顿挫,让人们不禁心驰

神往,陶醉其中。

春的花卉,像一幅美丽的画卷,在人们的步伐中展开,呈现出意想不到的繁丽丰硕。

春的柔情,像兼葭深处的伊人,轻轻呢喃,风情万种,教人如

何不想她?

公路上飞驰的车流,似大雁饱含憧憬地向着北国的乐土结伴航行,一路载歌载舞,排布出春的韵律,传递着春的喜悦。

出行的人们背负着行囊,踏

寻香来

许双福(陕西) 摄



桑葚童夏

钟正和(上海)

旧时乡间,常见零星生长的桑树。在离我们学校不远处的池塘边,就有几棵桑树。其中一棵上了年纪,虽树皮斑驳,却枝繁叶茂,像一把巨大的绿伞,给大地洒下一片阴凉。

当水一样的清风吹过面颊、吹动衣襟,吹得大片大片的油菜地褪去金黄色时,苍翠桑叶遮蔽下的桑葚开始起了变化,渐渐地由青变红再发紫,个头也越来越大,一兜一兜挂在枝杈上,犹如初夏时节的一道瑰丽纹饰,与飘散于温热空气里的淡淡桑水气息,构成一派恬静优美的田园风情。

早年的乡邻大多家贫,平日吃不上水果的孩子们,嘴里早已淡得发狠。因此,几乎从挂果伊始,我和小伙伴每天路过

树下,注意力都集中在桑葚颜色的变化上,而随着解馋日子的临近,每个人的心情都随之欢畅起来了。

在桑葚成熟的日子里,我们玩累了,就会跑到树下,先由个高手长的同学“毛豆”踮起脚尖,伸手抓住桑叶,两手交替着牵拉,拽低满枝熟透的桑葚,先给大伙解解馋,待低矮处的桑葚被摘得所剩无几,再派身手灵活的“排骨”爬到树上去采。凭着打小练就的攀爬功夫,“排骨”把鞋一脱,噌噌几下,就爬上老桑树,骑跨在树杈上,左手握枝,右手专挑那些紫得发黑的桑葚,贪婪地直往嘴里塞。他一边吃一边摇晃树枝,但闻“噼里啪啦”一阵声响,桑叶与桑葚纷纷落下,引来

树下声声尖叫。

因成熟度不同,桑葚颜色变化丰富,从青、青黄到青黄红相杂,再到红紫,进而紫黑锃亮。只有那种熟透的、硕大的,犹如被阳光涂上艳丽胭脂,再经清风雨露染成紫黑色的桑葚,最是甜透心间。

丢一粒入口,轻轻一嚼,横溢的蜜汁便充盈口腔。闭上眼睛,任由那来自田野的惬意味道,由舌尖倏尔浸入心脾,流遍全身。此刻,人世间任何甜蜜都比不过它。

小孩本就贪吃,桑葚又是不用花钱的果品,自然要不受限制地大吃特吃。因此,难免一颗接一颗,直吃得舌上、指上乌黑一片,像被墨染了一样。

记得有一回,“毛豆”的姐姐穿了条崭新的白裙子,兴冲冲地 go 上学。放学路上没经住诱惑,跟我们一起摘桑葚吃。结果被那天然着色剂一样的桑葚汁,将裙子染得黑一块紫一块。不但回家后挨了一顿大骂,自己也心疼了好些天,甚至发誓今后再也不碰桑葚了。然而说归说,吃归吃,桑葚的吸引力实在太太,第二年,穿着留有淡淡印迹的半旧裙子,她又兴高采烈地随我们摘桑葚去了。

时光悄悄流逝,许多人和事已随岁月无声地走远。当年的池塘和桑树,如今已变成了宽阔的大马路。然每每路过,与儿时伙伴一起摘桑葚的童年往事,总会一次次地浮上心头,忆之犹甜!

旧岁月里的老行当

崔炳信(山东)

童年时光是欢乐的。孩子们凑在一块挖野菜、捉迷藏、上墙、爬树、过家家,玩得不亦乐乎。这时倘若听到一阵拨浪鼓响,大家定会放下一切,欢呼雀跃着蜂拥而至——货郎进村了!只见货郎摇着拨浪鼓,高声吆喝着:“破麻袋,漏风鞋,头发辫子拿出来……”他的独轮车上面固定着用铁丝编成的货筐,里面陈列着乡村女人一年四季必不可少的针头线脑,大姑娘小媳妇梳洗打扮所用的小镜子、红头绳、橡皮筋、香胰子和雪花膏。最牵动孩子们视线的,还是筐内的各种新奇玩具,小手枪、弹弓、铁哨子、泥猴子,以及让每个孩子都垂涎三尺的大米花、彩糖丸……那时候孩子手里没有零花钱,为了购物,孩子们也学会了“过日子”——头发辫子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长出来的,他们专注于搜寻每一枚废塑料、破纸片,夏天就收集蝉儿脱下的壳儿送到村诊所,秋天则把洁净的玉米皮儿拿到编织厂,一点一点地换回私房钱。等货郎再来时,也许就能拥有一件心仪的玩具,或买来零食大快朵颐了。

“磨剪子来戥菜刀——”一声拖着长腔、异常响亮的吆喝,自然就把剪子钝了、菜刀不快的人家喊了出来。最常见的磨刀人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大爷,在街头巷尾随便找块空地停下来,放下肩头的长条凳,就跟村里人聊起家长里短来。有人拿着剪子菜刀来了,他便整理好长凳上的磨石,在磨石上淋上水,然后就“哗哗”地磨起来,一下一下,并不十分用力,却很认真。老人每磨一把剪子或菜刀,好像只收一毛钱,或者干脆免费,“都乡里乡亲的,下次再说。”多少年过去,脑海里磨刀人那游刃有余的动作,在阳光的映照下,总带着沧桑的诗意。

剃头匠也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。记忆中,他们挑着剃头挑子走街串巷,多数以赶大集的方式给人理发。找一处避风向阳或有树遮荫的地方,六七个人一字排开,燃旺炉中火等待理发人的到来。剃头匠的挑子是有讲究的,一头放的是供理发者落座的小凳,以及工具、毛巾之类;另一头是盆架,底下是烧热水的小炉子(俗话说的“剃头挑子一头热”正由此而来);在盆架一旁往往还要立一小杆,挂有自己的招牌和长长的荡刀皮,理发过程中发现剃刀不快了可以在荡刀皮上来回蹭几下。当客人被披上白色的披布,接下来就是享受的过程了,理发收尾处,剃头匠还要对客人的头、颈、肩、胳膊等部位来一番恰到好处地按摩,直到对方满意为止。眼下,美发店遍布大街小巷,早先的剃头匠已极少见了。

说到剃头匠,不能不提“绞脸”的。绞脸也叫开脸,是一种古老的美容术,也是女孩子的成人礼。多是有了年纪的女人,用结实的丝线,两股合一,一端咬在嘴里,另外两端绕在手指上,两只手下翻飞,一会儿功夫,就把脸上的汗毛全部绞光了,姑娘开过脸,会变得皮肤白暂、容光焕发。

时光如流水,许多记忆里的老行当,都消失在岁月里。比如走街串巷锅碗瓢、瓷器的“箍炉子”;比如总受到孩子们簇拥的吹糖人的;还有挂马掌的师傅……越来越多的老行当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,却留下了一连串抹不去的记忆烙印。